



“姐妹”班组

■ 王建 邱长鹏

兖州煤业公司东滩矿生产服务中心锚固剂班有15名女职工,平均年龄44岁,肩负兖州煤业本部7对生产矿井的锚固剂生产重任。近些年,这个班组获得过不少荣誉,荣誉的级别虽然不高,但大家依然干劲十足:“争当‘红花’,俺们也愿意做‘绿叶’”。

锚固剂车间内,窗明几净,设备错落有致,班组成员神情专注,操作熟练,配合默契。“配料区是‘咽喉’,KP区是‘心脏’,剪切区是‘肠胃’,最后装箱封存。”说起生产程序,班长赵静如数家珍。不过,这样行云流水的操作,对几年前的班组姐妹而言,却是难关。

“刚开始很难。”1999年就接触锚固剂生产,被大家称为“老大”的赵静感叹。

2017年初,兖矿集团唯一一套全自动锚固剂生产线上马,两个月顺利完成设备升级改造,产量由

原来的单班4000支提高到6000支以上。2019年8月,外销任务吃紧,赵静身体不适,她一边吃药一边顶在生产第一线,灌装、压扣、装箱、入库。

15个人,如何保证日生产12000支锚固剂、年产270万支以上?赵静随手翻开的一本检修台账显示:2018年3月8日,灌装出现连续放炮和不出料情况,隔膜泵里面有杂物,注意不能进杂物……“这样的台账还有7本,记录常见问题500多个,这也是我们的设备四年没出问题、没耽误生产的‘秘诀’”。

多次荣获矿先进个人的早班班长陈爱双,没干这行前扳子、钳子都分不清,到锚固剂班后,用她的话说,“长大本事了!”

2018年初,大家谁也不敢动新设备,怕坏了耽误工,可陈爱双偏不信这个邪。她经常学到凌晨一两点,连孩子中考也没中断,为此,家人没少跟她提意见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现在陈爱双只要听到异常声音,凑近一听,立马就能判断是机器哪个部位出了问题。在锚固剂班,还有两个形影不离的“姐妹花”。被

大伙称为“春天里一朵小红花”的黄春花,个子不高,技术好、点子多,遇到难题,总能想到省时省力的方法;孟彦珍,个头高,浑身干劲,是班里的“力量担当”。这两人在一起搭配,干活不累。不一样的是外形,但一样的是责任心,两人眼里有活,不偷懒不要滑,被大家称为“最佳搭档”。

五个手指伸出来不一般齐,为了让姐妹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,锚固剂班每月组织一次锚固剂制作工艺实操培训班,邀请专业人员授课,内容贴近现场,比如投放胶泥时,如何关注胶泥仓的观察口,防止胶泥溢出;KP机调试薄膜时,如何做好高温防护,防止热合头烫伤皮肤;大伙直接在岗位上锤炼本领,尽快适应智能化企业需求。

因为住矿上,赵静不光是工作时的“老大”,生活中也是“老大”。一次周末休班,刘红梅被开水烫了,哭着找赵静。赵静二话不说,开车把她送到医院,忙前跑后拿针取药,直到把刘红梅送回家,并安置妥当。还有一次,黄春花母亲生病在外地住院,赵静打电话给黄春花:“姐妹们都想去,但太远了就不去看阿姨了,给你转点钱,多少是大家的心意。有困难尽管说,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。”

“今年过年放假休了几天班,怪想大伙的,在家只能刷手机,在班上,有姐妹们,都高兴!”“有几个点,我们干几个点,吃饭都是轮着吃,不闲着。每个人好像都有‘强迫症’,一样工作干不好,眼里看着别扭。”孟彦珍的话道出了锚固剂班姐妹的情怀。

“人在一起,只是群体。心在一起,才叫团队。”锚固剂班姐妹挂着一块牌板。姐妹们说,我们热爱这份工作,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饭碗,更因为这里有一个“家”。(作者供职于山东能源兖州煤业东滩矿)



一线故事汇



捕风者

■ 刘颖

油田“48道杠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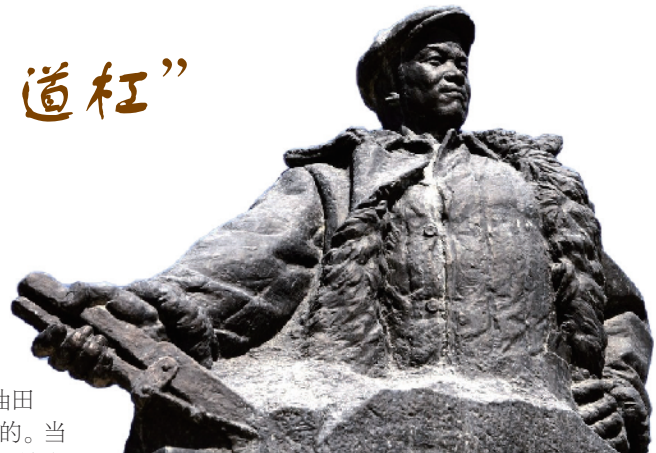
■ 杨林

小时候,我很喜欢一幅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宣传画:铁人王进喜身穿缝有纵向道道的棉衣,手握刹把,迎风傲雪。那模样,威风!

知青招工,我选择了河南油田钻井队,就是奔着铁人的衣服报名的。当时棉工装布料是纯蓝色的劳动布,棉衣缝有48条纵向道道,被人们统称为“48道杠”。“48道杠”套的是正儿八经的新棉花,传统大方,耐磨暖和,也很时髦。我爱不释手,因为我和铁人是同行。

到钻井队赶上组织停工,和铁人同姓的王队长照顾我们从南阳招收的5名学徒工,让大家回家看看父母。当时临近五一假期,好多人都穿上了单衬衣,我们几个不约而同都是里边穿短袖,外边披棉袄。面对师傅们疑惑的目光,我们的解释是:“夜里坐火车冷,害怕着凉。”

其实大家都知道,我们这是“显摆”,因为人们熟悉这“48道杠”,那上边能看到铁人的影子。这次探亲真就“显”出了效果,我们披着“48道杠”走在街道上,回头率果真很高。



喜欢铁人,就要有铁人的样。这些年,不论是在中原的河南油田,还是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油田,困难时就想铁人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场景,想想“宁可少活二十年,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豪言壮语。在铁人精神的鼓舞下,棉工装伴我戴上了团徽,又换上了党徽,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颁奖典礼,还有了温馨幸福的家庭。可以说,是铁人精神给了我底气,也给了我勇气。

几十年来,我换了多次棉工装,套棉花的、套丝棉的、套羽绒的,最后换成大红色套羊毛套驼绒的“石油红”,每种工装我都留套新的保存起来。我要借变化的工装告诉后辈:这里边有故事,也有历史,油田人一定要传承好铁人精神。(作者供职于西北油田物资管理中心)

欢喜之莲

■ 程广海

微山湖是个聚宝盆,不仅孕育了几十种鱼类和鸟类,更养出了几万亩成片的莲花。特别是每年盛夏到初秋的花期,一望无际的莲花怒放,用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

谷雨过后,微山湖渐渐俊俏丰满起来,岸边的芦苇冒出尖尖的嫩芽,水草变得愈加青翠。作为湖中的主角,莲在4月中旬开始悄悄萌发。某天清晨,渔民们划船而过,不经意间抬头一看,圆圆的莲叶忽然冒出来,紧紧贴在水面,令人心生欢喜。

说起与莲相关的美食,最先想到的就是莲藕。莲藕一年四季可采挖,百姓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家常菜——凉拌藕片,最适合做下酒菜。另外一道清甜滋润的凉菜——桂花糯米藕,最受孩子们喜爱。

莲的茎也可食用,尤其在莲花苞蕾刚刚开放时,取其茎,当天食用,否则会很快变老。一般情况下,为保留莲茎青翠的外观和爽脆的口感,人们都用猛火快炒。而且,莲茎以清炒为妙,最能体现其乡村特有的鲜香味,保留其营养成分。

莲全身是宝,《本草纲目》中称莲子“固精气,强筋骨。”《神农本草经》称莲子“主补中,养神,益气力”。所以,古人看重莲子的养生功效,比如《红楼梦》中提到的“建莲红枣汤”,就是来自福建建宁县的莲子,据说这是专门给乾隆皇帝的贡品。

莲花出污泥不染,有“花中君子”的美称,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颂扬,其可作饮汁,清暑解渴,又可活血祛痰。“软炸荷花”是一款取材新奇,成菜美观的菜式,采用鲜荷花的花瓣漂净,裹上蛋清糊油炸后,撒上胭脂糖而成。此菜外观白里透红,口感酥软芳香,多用作夏季筵席上的时鲜甜菜。

翠绿的莲叶大而圆,用途很多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家附近的一些小商贩,就用荷叶包裹商品和食材。荷叶也可做菜,例如油炸荷叶,主料为当天摘取的新鲜嫩荷叶尖,大约五六公分的长度备用。辅料是微山湖出产的乌鳢鱼,将鱼肉剁成肉泥,轻轻取开荷叶的尖,把鱼肉泥卷入荷叶中,最外层用提前煎制好的鸡蛋皮卷包裹,下油锅烹炸。如此炸出的荷叶鲜嫩翠绿,鱼肉松软可口。

据说清代文学家李渔一生嗜花如命,夏天若看不到莲花,就像要了命一般,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,却足以看出他对莲花的喜爱。所以在《芙蕖》中,李渔认为莲花“无一时一刻,不适耳目之观;无一物一丝,不备家常之用”。许多名人钟爱莲花,以莲的纯净品德来自喻自勉,淡泊名利,洁身自爱。自古至今,这样的处世态度,备受推崇和认可。

(作者供职于兖矿一中)

稻田放水

■ 钱国宏

满天星斗陨落如花
溅起稻田水声淙淙
铺天盖地
打湿了夏夜
和一畦畦丰收的序章

父亲的大脚插进稻田
似蘸饱墨汁
在宽广的田里写意
那挥毫的姿势
将农人的淳朴模样磨得锃亮

弥漫的稻香在流水中
漂成诗里的绝唱
父亲布满老茧的泥手
在夜幕下的乡村
调教出一畦畦希望

稻苗们拥挤拥挤
站成让农民最欣慰的方阵
精神抖擞步履铿锵
在小暑大暑之间
闪耀着艺术的光芒

北国平原辽阔的夏夜
谁也不能用
静止的姿态
阅读一位老农
和他辛勤灌溉的华章

